

正續通鑑論經世編

武進陳致祥
題簽

和甫

蘇子卿

PDG

通鑑策論經世編卷之十六

栢鄉魏裔介貞菴纂

諫立武氏為后

唐高宗永徽六年

韓瑗因間奏事涕泣極諫上不納明日又諫悲不自勝上命引出瑗又上疏諫曰匹夫匹婦猶相選擇况天子乎皇后母儀萬國善惡由之故嫫母輔佐黃帝妲己傾覆殷王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每覽前古常興歎息不謂今日塵黷聖代作而不法後嗣何觀願陛下詳之無為後人所笑使臣有以益國道醢之戮臣分也昔吳王不用子胥之言而麋鹿遊於姑蘇臣恐海內失望棘刺生於闕庭宗廟不血食期有日矣來濟上表諫曰王者立后上法乾坤必擇禮教名家幽閑令淑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意是故周文造舟以迎太姒而興關雎之化百姓蒙祚孝成縱欲以婢為后使皇統亾絕社稷傾淪有周之隆既如彼大漢之禍又如此惟陛下詳察上皆不納它日李勣入見上問之曰朕欲立武昭儀為后遂良固執以為不可遂良既顧命大臣事當且已乎對曰此陛下家事何必更問外人上意遂決

按武氏之禍開闢以來所僅見者由於太宗貽謀不善故高宗效而尤之溺愛稚席違復諫爭以致妖后擅權攘竊神器屠害宗室流毒縉紳唐之社稷不邱墟者幸爾蓋高宗為太子時入侍太宗見才人武氏而悅之則其蒸淫之慾已萌及詣寺行香相對而泣武氏蓋窺其

隱情而狐媚以惑之矣。及入宮立為昭儀。高宗闇懦。已受穿鼻。雖有褚遂良韓瑗來濟之諫。何益哉。然諸臣能以死諫。可謂不負其職者也。而橫被慘禍。不亦傷乎。致堂胡氏責遂良應諫之於武氏長髮之時。則又書生之見。蓋王后陰令武氏長髮。遂良何由知之。若李勣一言喪邦。其罪固不容誅也。

娑婆寐造誕無實

唐高宗顯慶二年

王玄策之破天竺也。得方士乃羅邇娑婆寐以歸。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破信之。深加禮敬。使合長生藥。發使四方求奇藥異石。又發使詣娑婆門諸國求藥。其言率皆造誕無實。苟欲以延歲月。約竟不就。乃故還。上即位復詣長安。又遣歸立策時為道王友。辛亥奏言。此娑婆門實能令長年樂。自詭必成。今遣歸可惜。失之玄策退。上謂侍臣曰。自古安有神仙。秦始皇漢武帝求之。疲弊生民。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勣對曰。誠如聖言。此娑婆門今茲再來。容髮衰白。已改于前。何能長生。陛下遣之。內外皆喜。娑婆寐竟死於長安。

按高宗之論娑婆門可謂明矣。凡言拔宅飛昇者。皆妄誕也。其合長生藥者。不過金石草木燥熱之類。毒發必至傷人。而世俗猶崇信而覲覲之。不亦惑乎。若夫保精氣節飲食慎起居。乃却病之良方。延年之上藥也。

銓注官資高下之法

唐高宗顯慶二年

時承平既久。選人益多。是歲司列少常伯裴行險始與員外郎張仁禕設若名姓。歷版引銓注之法。又定州縣升降。官資高下。其後遂為永制。無能革之者。大畧唐之選法。取人以身言書判計資量勞而擬官。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已銓而注。詢其便利。已注而唱。集眾告之。然後類以為甲。先簡僕射。乃上門下給事中。讀侍郎省侍中。審之。不當者駁下。既審。然後上聞。主者受旨奉行。各給以符。謂之告身。兵部武選亦然。課試之法。以騎射及翹關負米。人有格限未至而能詩文三篇。謂之宏詞。試判三條。謂之拔萃。入等者得不限而授。其黔中嶺南閩中州縣官不由吏部。委都督選擇。土人補授。凡居官以年為考。六品以下。四考為滿。趙開長徑二寸半。凡十舉。後手持關距出處無過一尺。負米者負米五斛。行二十步皆為中第。

按唐之銓選。猶有王制論定後官之意。明初尚能為官擇人。至萬曆時。有一冢宰。定為制。裁之法。欲以示公。而不知非銓部之職也。識者于是有籤部之議焉。

太常議謚許敬宗為繆

唐高宗咸亨三年

特進高陽郡公許敬宗卒。太常博士袁思古議。敬宗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貊。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請謚為繆。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訟思古與許氏有怨。請改謚。太常博士王福時議。以為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若嫌隙有實。當據法推繩。如其不然。議不可奪。戶部尚書戴至德謂福時曰。高陽公任遇如是。何以謚之為繆。對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秦

秀謚之為繆。許敬宗。忠孝不逮於曾。而飲食男女之累過之。謚之曰繆。無負許氏矣。詔集五品已上更議。禮部尚書陽思敬議。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曰恭。詔從之。敬宗嘗奏流其子昂於嶺南。又以女嫁蠻酋馮盎之子。多納其貨。故思古議及之。福時劾之父也。

按許敬宗之惡極矣。長孫無忌以元舅之親。司空之重。蒙蔽黃鼓。殺之于殿掌之上。所謂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者也。博士議之為繆。正以其比暱妖后。陷害大臣。豈但以寡恩于子女哉。高宗庇之。其事正與晉武庇賈充同。而王福時無愧仲淹之孫也。

魏元忠言禦吐蕃之策

唐高宗儀鳳元年

理國之要在文與武。今言文者則以辭華為首。而不及經綸。言武者則以騎射為先。而不及方略。是皆何益於理亂哉。故陸機著辨亡之論。無救河橋之敗。養由基射穿七札。不濟鄢陵之師。此已然之明效也。古語有之。人無常俗。政有理亂。兵無彊弱。將有巧拙。故選將當以智畧為本。另力為末。今朝廷用人。類取將門子弟。及死事之家。彼皆庸人。豈足當閭外之任。李左車。陳湯。口蒙孟觀。皆出貧賤。而立殊功。未聞其家代為將也。夫賞罰者。軍國之切務。苟有功不賞。有罪不殊。雖堯舜不能以致理。議者皆云。近日征伐。虛有賞格。而無事實。蓋由小才之吏。不知大體。此惜勲庸。恐虛倉庫。不知士不用命。所損幾何。黔首雖微。不可欺罔。豈得懸不信之令。設虛賞之科。而望其立功乎。自蘇定方征遼東。李勣破平壤。賞絕不行。勳仍淹滯。不聞斬一臺。即戮一

令吏以謝勳人。大非川之敗。薛仁貴郭待封等。不即重誅。鄺使早誅仁貴等。則自餘諸將。豈敢失利於後哉。臣恐吐蕃之平。非旦夕可冀也。又出師之要。全資馬力。臣請開畜馬之禁。使百姓皆得畜馬。若官軍大舉。委州縣長吏。以官錢增價市之。則皆為官有。彼胡虜恃馬力。以為彊。若聽人間市而畜之。乃是損彼之彊。為中國之利也。

按治國之道。賞罰為大。況於軍政。尤須信必。唐初兵力。過於秦漢。以是破滅諸國。生擒名王。雖李靖侯君集。李世勣。蘇定方等。知兵善戰。亦由賞罰嚴明。故群帥咸盡其力。克奏膚功耳。迨高宗時。遂有大非川之敗。又有青海之敗。吐蕃由此猖獗。正以賞罰混淆故也。元忠時為大學生。直陳時事。無所隱諱。識見之超卓已如此。其為公輔之器可知。然固本安人。則不如秋梁公之疏之為得計也。

士先器識而後才藝

唐高宗永淳元年

行儉有知人之鑒。初為吏部侍郎。前進士王勣。咸陽尉樂城蘇味道。皆未知名。行儉一見。謂之曰。二君後當相次掌銓衡。僕有弱息。願以為託。是時勣弟勃與華陰楊炯。范陽盧照鄰。義烏駱賓王。皆以文章有盛名。司列少常伯李敬玄尤重之。以為必顯達。行儉曰。士之致遠。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勃等雖有文華。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邪。楊子稍沈靜。應至令長。餘得令終幸矣。既而勃度海墮水。炯終於盈州令。照鄰惡疾不愈。赴水死。賓王反誅。勣味道皆典選。如行儉

言

按器識本也才藝末也有器識者必有才藝有才藝者不可無器識也王楊盧駱在當時誠為俊才其不見於當世乃宰相之過武后之言最為得之行儉亦億則偶中耳嗟乎士之不一遇而時命屯蹇以死者其器識豈盡不及人耶吾不能不代為之於邑已

魏玄同論銓選之弊

唐高宗永元年

人君之體當委任而責成功所委者當則所用者自精矣故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曰慎簡乃僚是使群司各求其小者而天子命其大者也乃至漢氏得人皆自州縣補署五府辟召然後於天朝自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夫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之手用刀筆以量才案簿書而察行借使平如權衡明如水鏡猶力有所極照有所窮況所委非人而有愚闇阿私之弊乎願畧依周漢之規以救魏晉之失疏奏不納

按取士之法卿舉里選而試之以經義策之以時務此一定而不可易者也至於用人之權雖在吏部然內而各部簡其僚屬外而撫按薦其守令固所以共贊皇猷熙績亮工也玄同為吏部侍郎而思矯其偏重之弊其持論可不謂公乎

陳子昂論羅織之害

則天垂拱二年

執事者疾徐敬業首亂唱禍將息姦源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有迹涉嫌疑

辭相逮引莫不窮捕考案至有姦人受惑乘險相誣糾告疑似冀圖爵賞恐非伐罪弔人之意也臣竊觀當今天下百姓思安久矣故楊州構逆始有五旬而海內晏然纖塵不動陛下不務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臣愚暗昧竊有大惑伏見諸方告密囚累百千輩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陛下仁恕又屈法容之遂使姦惡之黨快意相讐睚眦之嫌即稱有密一人被害百人論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或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寘所臣聞隋之末代天下猶平楊玄感作亂不踰月而敗天下之弊未至土崩蒸人之心猶望樂業煬帝不悟遂使兵部尚書樊子蓋專行屠戮大窮黨與海內豪士無不罹殃遂至殺人如麻流血成澤天下靡然始思為亂于是雄傑並起而隋族亡矣夫大獄一起不能無濫寃人吁嗟感傷和氣群生疫癘水旱隨之入既失業則禍之心怵然而生矣古者明王重慎刑法蓋懼此也昔漢武帝時坐蠱獄起使太子奔走兵交宮闕無辜被害者以千萬數宗廟幾覆賴武帝得壺關三老書廓然感悟夷江亢三族餘獄不論天下以安爾古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伏願陛下念之太后不聽

按武氏以徐敬業之舉盛開告密之門而周興來俊臣等共撰羅織經網羅無辜織成反狀中外畏之甚於虎狼子昂此疏直陳無隱內引隋煬漢武往事尤為明切然武氏終不悛改自周興來俊臣之死眠者始得賄席嗟嗟何物老嫗殘賊如此而竟得以牖下老耶幸有駱

賈王之微。千載而下。讀之。每為擊節。通鑑節畧其文。故茲編不載。非遺之也。

徐有功蹈道依仁。剏元年

太后思徐有功用法平。擢拜左臺殿中侍御史。聞者無不相賀。鹿城主簿宗城潘好禮著論稱有功蹈道依仁。固守誠節。不以貴賤死生易其操履。設客問曰。徐公於今誰與為比。主人曰。四海至廣。人物至多。或匿迹蹈光。僕不敢誣。若所聞見。則一人而已。當於古人中求之。客曰。何如。張釋之。主人曰。釋之所行者。其易。徐公所行者。其難。難易之間。優劣見矣。張公逢漢文之時。天下無事。至如盜高廟。玉環。及渭橋驚馬。守法而已。豈不易哉。徐公逢革命之秋。屬維新之運。唐朝遺老。或包藏禍心。使人主有疑。如周興來俊臣。乃堯年之四凶也。崇飾惡言。以誣盛德。而徐守死善道。深相明白。幾陷囹圄。數挂網羅。此吾子所聞。豈不難哉。客曰。使為司刑卿。乃得展其才矣。主人曰。吾子徒見徐公用法平。先謂可置司刑。僕觀其人。方寸之地。何所不容。若其用之何事不可。豈直司刑而已哉。

按有功用法平恕。可謂賢者。謂之第一人。則未也。當時之第一人。惟狄梁公足以當之。

狄仁傑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則天聖三年

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文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承紀無窮。立姪則

未聞姪為天子而祔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孰非臣矣？何者不為陛下家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義同一體。況臣備位宰相，豈得不預知乎？又勸太后召還廬陵王。王方慶王及善亦勸之。太后意稍寤。它日又謂仁傑曰：朕夢大鵠鵠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一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

按狄梁公之所以轉移武氏者，全在姑姪母子數語，而備位宰相豈得不知？尤為卓論。卒薦張柬之為相，與崔玄暉等共誅二張，傳位太子，反周為唐，功同再造，所謂百代殊絕人物，其在斯乎？

狄仁傑安撫河北則天聖元

朝廷議者皆罪契丹突厥所脅從之人，言其迹雖不同，心則無別，誠以山東近緣軍機調發，傷重，家道悉破，或不逃，重以官典侵漁，因事而起，杖枷之下，痛切肌膚，事迫情危，不循禮義，愁苦之地，不樂其生，有利則歸，且圖賒死，此乃君子之愧辱，小人之常行也。又諸城入偽，或待天兵，將士求功，皆云攻得，臣憂濫賞，亦恐非辜，以經與賊同，是為惡地。至于污辱妻子，劫掠貨財，兵士信知不仁，簪笏未能以免，乃是賊平之後，為惡更深，且賊務招攜，秋毫不犯，今之歸正，即是平人，翻被破傷，豈不悲痛？夫人猶水也，壅之則為泉，疏之則為川，通塞隨流，豈有常性？今負

罪之伍必不在家。露宿草行。潛竄山澤。赦之則出。不赦則狂。山東群盜緣茲聚結。臣以邊塵一起不足為憂。中土不安。此為大事。罪之則眾情恐懼。恕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仁之。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遞還本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恐諸將及使者妄求供頓。乃自食蔬糲。禁其下無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按敵國憑陵。奸盜竊發。或失陷城池。或驅逼官爵。雖其罪不可逭。然勢有所不能抗。力有所不能支。又如百姓被擄。尤為慘毒。事定之後。自當原情以議之。安集以綏之。未可執一定之法也。昔漢高帝時代相陳豨反。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亡其十二城。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夫守尉有兵力之權。法所宜究。而高帝赦之。誠揆于時勢而酌之以情理也。明之末季。流寇陷城者。司寇持主將不固守之律。概擬之以大辟。州縣有司無一卒伍。何云主將。冤亦甚矣。梁公為安撫大使。凡為突厥驅掠者。一無所問。由是河北遂安。卓哉元老壯猷。豈非民命之所依託也哉。

吳兢疏諫猜忌相王

唐中宗景龍元年

自文明以來。國之祚胤不絕如綫。陛下龍興。恩及九族。求之瘴海。升之闕庭。況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禍亂之根。將由此始。夫任以權則雖疏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況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

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經武韋之世。竟免於難。

按中宗之昏暗。更有甚於晉惠。當其幽於房州。與死為鄰。賴張柬之等不顧家族。以狗社稷。復辟未幾。縱韋后與三思淫亂。聽讒言。俾五王慘死。太子重俊殺三思。崇訓差快人心。既加之以逆名。又欲株連相王。向非吳兢之奏。則相王有累卵之危。而又何以有開元之治也。

通鑑策論經世編卷之十七

柏鄉魏喬介貞菴纂

盧懷慎每事推姚崇

唐明皇開元二年

懷慎清謹儉素不營資產雖貴為卿相所得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嘗有子喪謁告十餘日政事委積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於上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顧謂紫微舍人齊澣曰余為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為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如何澣曰公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與崇同為相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

按史以盧懷慎時人謂之伴食宰相溫公曰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太平之政秦誓曰如有一個臣懷慎之謂矣愚謂懷慎推賢讓能不惟與姚崇同心且臨終能薦宋璟雖未及一個臣亦鮑叔子皮之亞也史臣以伴食譏之其見鄙矣

宋璟蘇瓌同平章事

唐明皇開元四年

璟為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敢犯顏直諫上甚敬憚之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矣厥默啜自則天世為中國患朝廷肝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

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奎慟哭而死。璟與蘇頌相得其厚。頌遇事多讓於璟。璟每論事，則頌為之助。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皆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然獻可替否，吏事精敏，則黃門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能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

按通鑑：默啜攻拔曳固，為拔曳固所殺。郝靈奎奉使在突厥，拔曳固以其首授之。靈奎因人以為功，授以郎將，非抑之也。至於璟之為相，務在擇人，數語盡之矣。而前有房杜，後有姚宋，他人莫得比焉，皆由於協心輔佐，公忠體國也。匪是而爭權妬才，政本之地何賴焉。

宋璟欲復貞觀之政

唐明皇開元五年

九月，中書門下省及侍中皆復舊名。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於正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譏。憲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坐前屏左右密奏。監奏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自御史大夫至監察，得互相彈奏，率以險詖相傾覆。及宋璟為相，欲復貞觀之政。戊申，制自今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奉聞。史官自依故事。

按貞觀之制最為盡善其後政多私僻仗下隔絕紛紛更易其名絕無裨益宋璟為相奏復舊制則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護恩誠可為後世奏對之定制也

司馬光論太公廟配享十哲

唐明皇開元十九年

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故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莫不有征伐之功。孔子雖試猶能兵萊夷却費人曰我戰則克。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孔子所以祀於學者。禮有先聖先師故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之抗衡哉。古者有發則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不為矣。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但詐相高。豈足以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乃復誣引以偶十哲之目。為後世學者之師。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按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為治之善經也。古者在泮獻馘則用兵習射之事。皆當於學校中講求之。唐明皇置太公廟以張良等為十哲。與先聖先師抗衡。失其義矣。溫公之論卓哉。

韓休守正不阿

唐明皇開元二十一年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與右散騎常侍王丘善。將薦之。固讓於右丞韓休。嵩言休於上。甲寅以休為黃門侍郎同平章事。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及為相。甚允時望。始嵩以休恬和。謂其

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休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宮中宴樂。及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上嘗臨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為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

按唐之賢相。可稱社稷臣者。必推魏文貞公。狄梁公。次則宋文貞公。韓休能守正不阿。是亦三公之流亞也。嗟乎輔弼之地。凡事關君德淑慝。天下治亂。而容悅者以順指為優柔。得相體相體。顧如是乎。蓋張禹。胡廣之流。禍於天下也久矣。

張九齡知安祿山有反相。唐明皇開元二十四年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左驍衛將軍安祿山討奚契丹叛者。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夏四月。辛亥。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邪。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嫻。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按九齡風度凝遠。識照澄朗。余讀其感遇詩。託興於孤鴻。珍木。風騷再見。淹密篤厚。思深裁。其欲斬安祿山也。以失律喪師。察其有反相也。必其悖逆之氣。見於眉宇。